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九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九

儀飾部三 相風 渾儀 刻漏

相風一

增周禮曰保章氏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注云十有二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和乖疏云風惟有八以當八卦八節云十二風者則乾之風漸九月坤之風漸六月艮之風十二月巽之風八月故清明節

次云清明風立夏復云清明風是清明主三月復主四月則其餘四維之風主兩月可知　漢天文志曰漢魏鮮侯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叔成北方中歲東北為上歲東方大水東南疾疫　原淮南子曰故終身隸於人譬若綄之走風也注云綄音緩侯風者也世所謂五兩　增北堂書鈔曰俟風之羽楚人曰五兩　漢輿服志曰車輿有九斿雲罕皮軒闟戟鸞旗建華相風烏金根之名　原晉令曰車駕出入相風前

引　增唐儀衛志曰大駕鹵簿輿有相風行漏腰輿小輿五牛旗輿　宋儀衛志曰大駕鹵簿凡繡文相風烏輿以烏　又曰宋乾德儀仗有相風烏鉦鼓畫鼓鐘鼓樓行漏十二神輿　原宋書輿服志曰案周禮辨載法物莫不詳究然無相風罼旄頭之屬此非古制明矣愚謂戰國竝爭師旅數出懸烏之設務察氛祲疑是秦制矣

相風二

原王子年拾遺記曰帝與娥皇汎於海上以桂枝為表結芳茅為旍刻玉為鳩置於表端言知四時之候今之相風此遺像也　崔豹古今注曰司風烏夏禹所作

晉書曰廢帝初即位有野雉集於相風後為桓溫所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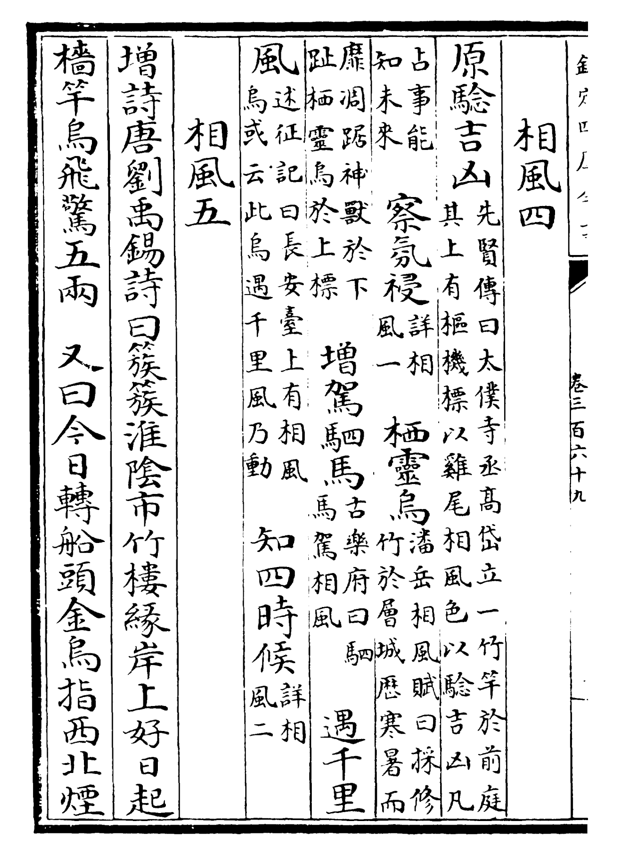
梁書曰長沙王懿孫孝儼字希莊射策甲科除秘書郎太子舍人從幸華林園於坐獻相風烏華光殿景陽山等諸頌其文甚美帝深賞之　增開元遺事曰唐岐王宮中於竹林內懸碎玉片於簷間風摇為環珮聲謂

之占風鐸　又曰五王宮中各立長竿挂五色旌於竿頭四垂綴以金鈴有聲即往視之旌所向可知四方風候謂之相風旌

相風三

增玉片　金鈴俱詳相風二　垂鵞　集雉文獻通考曰相風烏輿上載長竿竿杪刻木為烏垂鵞毛葡紅綬帶下承以小盤周以緋裙繡烏形　下詳相風二

相風旌俱詳相風二　原祥烏司颷　凌烏正候庾闡揚都賦曰雲虎之門豎竿內啟祥烏司颷丹墀竟陛　郭璞兩都賦曰矯凌烏以正候整豹尾於後屬



相風四

原驗吉凶先賢傳曰太僕寺丞高岱立一竹竿於前庭其上有樞機標以雞尾相風色以驗吉凶凡占事能知未來　察氛祲詳相風一　棲靈鳥潘岳相風賦曰採修竹於層城歷寒暑而靡凋踣神獸於下趾棲靈鳥於上標　增駕駟馬古樂府曰駟馬駕相風　遇千里風述征記曰長安臺上有相風烏或云此烏遇千里風乃動　知四時候詳相風二

相風五

增詩唐劉禹錫詩曰簇簇淮陰市竹樓緣岸上好日起檣竿烏飛驚五兩　又曰今日轉船頭金烏指西北煙

波與春草千里同一色

原賦晉傅玄相風賦曰昔之造相風者其知自然之極乎其達變通之理乎上稽天道陰陽之運表以靈烏物象其類下憑地體安貞之德鎮以金虎元成其氣風雲之應龍虎是從觀妙之徵神明所通夫能立成器以占吉凶之先見者莫精乎此乃搆相風因象設形宛盤獸以為趾建修竿之亭亭體正直而無撓度徑挺而不傾棲神烏於竿首候祥風之來征　張華相風賦曰太史

候部有相風在西城上而作者弗爲豈以其託處幽閒違衆特立無羽毛之飾而丹漆不爲之容乎蓋在先聖道濟生人擬議天地錯綜明神在璇璣以齊七政象渾儀於陶鈞考古旁於六氣仰貞觀於三辰爰在保章世序其職辨風候方必立准極循物致用器不假飾朌脩幹之廹迮凌高墉而埅植玄烏偏其增翥睎雲霄而矯翼嘉創制之窮理諒器淺而事深步元氣於尋木寄先識於茲禽既在高而思危又戒險而自箴雖廻易之無

常終守正而不淫永恪立以彌世志淹滯而愈新超無
返而特存差偶景而爲鄰　潘岳相風賦曰混元怳其
初判二氣變而無窮動靡微而不兆象有始而必終思
先天而不違立成器以相風棲靈烏於帝庭似月離乎
紫宮飛輕羽於竿杪若鸞翔乎雲中廣漠興而習坎景
風發而遡離閶闔揚而西指明庶起而東移　傅咸相
風賦曰相風之賦蓋以富矣然辭義大同唯中書張令
以太史相風獨無文飾故特賦之太僕寺丞武君賔樹

一竹於前庭其上頗有樞機插以雞毛於以占事知來與彼無異斯乃簡易之至有殊太史相風張氏之賦非其至者也籊籊竹竿在武之庭厥用自然既脩且貞插羽其首丹漆弗營經之營之不日而成 陶侃相風賦曰乃有相風之為形也終日九征桀然特立不斜不傾擬雲閣以秀出睎峻嶺於層城直南端以基趾𨙻崇魏之嶢崢象建木於都廣邈不羣而獨榮材雖小而不巨何物鮮而功大耿翩翩以高翔象離鶡於雲際擢孤莖

而特挺若芙蓉於水裔若乃華蓋警乘奉引先驅豹飾在後葳蕤清路百僚允則彰我皇度　孫楚相風賦曰伊聖主之高烈美治道之穆清兼乾坤之普覆齊三光之朗明猶恭巳以勞謙迄日昃而不寧慮聽政之有闕誠禍福於無形建殊才於辰極樹相風於紫庭爾乃神獸盤其根靈烏據其巔羽旌翩飄羅其側翔風蕭聊出其間

渾儀一

增說文曰渾者制器儀也　渾儀曰天如雞子地為中黃居於天內天大地小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日月星辰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隐天轉如車轂之狀　賀道養渾天記曰昔記天體者有三渾儀莫知其始書以齊七政蓋渾體也二曰宣夜夏殷法也三曰周髀當是周髀之所造非周家之術也近世復有四術一曰方天興於王亢二曰昕天起於姚信三曰窮天由於虞喜皆以臆斷浮說不足觀也惟渾天之事

徵驗不疑　王略略例曰據璿璣以觀天運則天地之動未足怪也　原春秋潛潭巴曰璇璣者轉舒天心玉衡者平氣立常也

渾儀二

增劉氏歷正問曰説云顓頊造渾儀黄帝為蓋天皆以天象蓋也　原益部耆舊傳曰漢洛下閎明曉天文於地中轉渾天以定時節　增後漢張衡傳曰張衡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之圓徑八尺蓋合隆起形如酒罇

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八龍首各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製皆隱在罇中如有地震則罇動機發龍吐丸而蟾蜍銜之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動之所在曾一龍發機而地不動咸怪其無證數日驛至果地動隴西於是皆服其神妙

春秋文曜鉤曰唐堯即位羲和立渾儀此則儀象之設其來遠矣暨漢太初洛下閎鮮于妄人耿壽昌等造圓儀以考歷度後至和帝時賈逵又加黄道至順帝時

張衡又制渾象具內外規南北極黃赤道列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中外星宮及日月五緯以漏水轉之星中出沒與天相應又轉瑞輪蓂莢於階下隨月盈虛依歷開落其後陸績亦造渾象至吳時王蕃傳劉洪範象歷依其法而制渾儀　原晉陽秋曰吳葛衡字思真作渾天儀使居地中以璇轉之上應晷度　增晉天文志曰古言天者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蔡邕言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文多所違失

惟渾天近得其情今候臺所用銅儀則其法也八尺圓體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百代不易之道也蔡邕所謂周髀者即蓋天之說也宣夜之書惟漢郗萌記先師相傳云　通鑑曰宋高祖克長安得古銅渾儀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以水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　梁書曰陶弘景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　又曰虞僧誕會稽餘姚人以

左氏敎授聽者亦數百人該通義例當世莫及先是儒者論天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渾論渾不合蓋僧誕立義以渾蓋為一焉　隋天文志曰運轉者為璣持平者為衡璇璣中而星未中為急急則日過其度月不及其宿璇璣未中而星中為舒舒則日不及其度月過其宿璇璣中而星中為調調則風雨時　又曰耿詢見其故人高智寳以玄象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筭術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闇室中外候天時

合如符契　舊唐書曰貞觀七年李淳風造候儀成其制以銅為之表裏三重下據準基狀如十字末樹鼇足以張四表焉第一名曰六合儀第二名三辰儀第三名四遊儀　又曰將軍李守忠奏三殿上所安置運天儀銅鳥上津流　唐天文志曰玄宗詔一行與梁令瓚等更鑄渾天銅儀圓天之象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周銅鐵漸澀藏集賢院　通鑑曰張説鑄銅為儀圓以象天具列宿赤道周

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運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别
立二周輅絡在天外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轉一匝日
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轉有餘
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行匝仍置木櫃以為地平
令儀半在地上半在地下又立二木人每刻擊鼓每刻
撞鐘機械皆藏櫃中　宋會要曰張思訓所作渾儀起
為樓閣之狀數層高丈餘以木偶人為七直神摇鈴撞
鐘擊鼓及十二神自持時牌循環而出并著日月星象

皆須仰視其機轉之用俱隐樓中觀其著作頗有開元遺象　小學紺珠曰宋四渾儀至道儀在刻漏所皇祐儀在天文院熙寧儀在太史局元祐儀在合臺　又曰至道元年韓顯符渾儀九事曰天經雙規游規直舉規管平準輪赤道環黄道環龍柱水臬　續文獻通考曰宋理宗端平三年七月詔出封樁庫千緡下秘書省修渾儀刻漏從太史局之請也　又曰元興定爲於燕其初襲用金舊而規環不協難復施用於是太史郭守敬

出其所創簡儀仰儀及諸儀表皆臻精妙卓見絶識蓋有古人所未及者　又曰世祖至元四年扎馬魯丁造西域儀象名咱秃哈剌吉漢言渾天儀也其制以銅為之平設單環刻周天度畫十二辰位以凖地面側立雙環而結於平環之子午半入地下以分天度内第二雙環亦刻周天度而參差相交以結於側雙環去地平三十六度以為南北極可以旋轉以象天運為日行之道内第三第四環皆結於第二環又去南北極二十四度

亦可以運轉凡可運三環各對綴銅方釘皆有竅以代
衡簫之仰窺焉
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
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
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
既又列圖爽塏以木為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
又以為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窺之未得其的作
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

元名臣事略曰太史郭公守敬言歷

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公則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公則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儀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闚几儀歷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以上凡十三等又作正方案圭表懸正儀座正儀凡四等為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

上諸儀互相參考 增元文類曰舊儀既多蔽礙且距齒但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漸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郭公所為儀但用天常赤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與相套在內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線距端凡測日月星則以兩線相望劈取其正中所當之刻之度之分之杪之數舊表公尺謂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千里而差一寸唐一行已嘗駁議八所為表五倍其舊懸施横梁每至日中以竅夾測

橫梁之景折取中數與舊表殊　草木子曰元立簡儀為圓室一間平置地盤二十四位於其下屋脊中間開一圓竅以漏日光可以不出户而知天運前代立八尺之表以量日景故表短而晷影短尺寸易以差元立四丈之表於二丈折中開竅以量日景故表長而晷影長尺寸縱有毫杪之差則少矣璿璣儀鏤星象於其體就腹中仰以觀之此出色目人之制也　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丙子鑄渾天儀成　又曰英宗

正統四年己未造渾天璇璣玉衡簡儀十一年丙寅令
簡儀九道圭表壺漏并準南京作晷影堂以便窺測調
品　又曰景泰六年乙亥造簡儀銅壺　明孝宗實録
曰先是欽天監監正吳昊請改造觀象臺原製渾儀及
修改簡儀禮部請令監正張紳議之紳謂原製渾儀時
未經校勘黃赤二道相交於圭軫不合今之四正陽經
故南北圓軸不合兩極出入地度陰緯而東西闚管又
不與太陽出没相當是以推驗無準從前不用簡儀雖

用以測驗然當時鑄造雲柱頗短小亦稍不合天樞故

推測經星去極亦有差謬今改造渾儀宜以赤黄二道

改交於壁軫則與今之四正陽經相合而圓軸關管亦

無不相合相當者簡儀雲柱則比舊少加高大足矣禮

部復請令紳等呈本樣樣成禮部請如昊等所奏從之

春明夢餘錄曰觀象臺在城東南隅臺上有渾天儀

鑄銅為器四柱以銅龍架而懸之又有簡儀狀相似而

省十之七止周圍數道而已玉衡亦以銅為之如尺而

首尾皆曲有二孔對孔直闚以候中星又有銅毬左右轉旋以象天體以方函盛之函四周作二十八宿真形南面有正統御製銘　野獲編曰京師巽隅逼城觀象臺之巔有渾天儀予按此必故元舊物按宋沈括云司天監銅渾儀景德中韓顯符所造依劉曜時孔挺晁崇斛蘭之法天文院渾儀皇祐中舒易簡所造用唐梁令瓚僧一行法至熙寧括監太史局受詔改造渾儀置之天文院而移天文院舊銅儀於朝服法物庫葢宋世渾

儀有三金人入汴諸法物俱北去此同蒙古得之完顏者耳至正統而重修則有之且銘有昔作今述之句知非刱矣

渾儀三

增鳥篆　龍九後漢書曰張衡造候風地動儀形如酒罇飾以篆文及山龜鳥獸之狀　下詳

渾儀二　蟾口　鼇足俱詳渾儀二　三家　四術俱詳渾儀一

原齊七政　察三光尚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傳曰璿美珠璣機也以璿飾機所以象天體之轉運衡横也以玉為管横而設之所以窺機而齊七政之運行七政日月五星也　王蕃渾天說

曰渾儀以察三光分宿度以著天體以**正天文**定步星辰案斯二者以考於天蓋詳審矣

靈軌尚書大傳曰璣衡者璣為轉運衡為橫簫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者是也　漢張衡賦曰將步天路用定靈軌

增擊鐘鼓　起樓閣俱詳

渾儀二

原常在候臺　歸之天府王蕃渾天說曰遭周秦之亂器物斷毀渾儀常在候臺是以不廢　起居注相國表曰近於長安獲張衡所作渾儀玉圭歷代寶器久沉寇賊謹奉陛下歸之天府

渾儀四

原玉儀尚書考靈曜曰玉儀之制昏明主時注曰玉為渾儀故曰玉儀昏明主時謂晝夜刻漏

璿衡風土記曰璿衡即今之渾儀也古者以玉為之轉運者為衡 馬融說馬融渾天說曰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衡其橫簫所以視星宿也 子雲好桓子新論曰揚子雲好天文問洛下閎以渾天之說閎曰我少作其事不曉達其意到今年七十始知其理 增鐵儀銘魏鐵儀銘曰爰造茲器考正星度 義堂頌唐僧一行起義堂頌曰隋遷寶器唐在璣衡 原羲和舊器王蕃渾天說曰渾儀羲和舊器歷代相傳謂之璇璣 升樞重寶孝經援神契曰折其玉升失其金樞注云玉升金樞渾儀之重寶也

渾儀五

增詩元揭傒斯題宋沈存中所鑄銅儀詩曰法象坤儀

重來從汴水遷飛龍纏四極黄道界中天望絶秋毫永
循環太古前荒臺明月夜應有淚潺湲

增賦唐周渭齊七政賦曰天之垂象兮無臭無聲君之
立德兮赫赫明明將同符而合矩在璿璣與玉衡故運
彼四時寒燠隨其建指齊其七政有道感於無情故使
黎民於變萬物由庚神不秘其福地不愛其禎原其天
斯覆兮地斯載播羣芳而作主日陽德兮月陰靈俾五
星而為輔諒無私於燭照或任晦於煙雨國風可仰守

官方賛於羲和人力不侔杖策已疲於夸父夫能文者政乃不乏示寰瀛之大法運天者道在於乾占日月之初躔旣推歷以生律亦鈎深而索玄徒覩其如璧之合如珠之聮甲子不迷符太初之朔旦精意以享同肆類於昊天七政匪差萬邦攸共搽石氏之經聽疇人之頌遠而望也粲粲映非雲之雲黫而識之昭昭為非用之用歲在木而循度鎮居中而不擕熒惑無犯於奮若太白莫陵於攝提將不盈而不縮豈作高而作低故我后

所以引唐堯而作式指虞舜而思齊動於天兮德有一麗於天兮曜有七四海以之升平千箱以之克實豈比見暈珥適背之狀語怪變雲氣之質非訓俗以齊人徒廢時而亂日客有從筆硯而未達懷忠信而待命望蒔蓂於朝階知如春之聖政竊昧談天之辨庶俾觀象之詠

楊烱渾天賦曰原夫杳杳冥冥天地之精混混沌沌陰陽之本何太虛之無礙俾造化之多端南溟玉室之宮爰皇是宅西極金臺之鎮上帝攸安地則方如棊

局天則圓似彈丸天之運也一北而物生一南而物死
地之平也影長而多暑影短而多寒太陰當日之衝也
成其薄蝕衆星傳月之光也因其波瀾乾坤闔闢天地
成矣動靜有常陰陽行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
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文變化形矣部之以三門張之以
八紀其周天也三百六十五度其去地也九萬一千餘
里日居而月諸天行而地止載之以氣浮之以水生之
育之長之畜之亭之毒之蓋之覆之天聰明也聖人得

之天垂象也聖人則之其道也不言而信其神也不怒
而威驗之以衡軸考之以樞機三十五官有羣生之繫
命一十二次當下土之封畿中衡外衡每不召而自至
黃道赤道亦殊塗而同歸表裏見伏聖人於是乎發揮
分至啓閉聖人於是乎範圍可以窮理而盡性可以極
深而研幾天有北斗杓攜龍角魁枕參首天有北辰衆
星環拱大帝威神尊之以耀魄配之以勾陳有四輔之
上相有三公之近臣華蓋巖巖俯臨於帝坐離宮奕奕

旁絶於天津列長垣之百堵啟閶闔之重闉文昌拜於
大將天理囚於貴人泰階平而君臣穆招揺指而天下
春東宮則析木之津壽星之野箕為傲客房為駟馬天
王對於攝提皇極臨於宦者左角右角兩曜之所廵行
陰間陽間五星之所次舍後宮掌於蕃息太子承於家
社宗人宗正内外敦叙於家邦市樓市垣僨殖畢陳於
天下北宮則靈龜潛匿螣蛇伏藏瓠瓜宛然而獨處織
女終朝而七襄登漸臺而顧步御輦道而徜徉聞雷霆

之隱隱聽枹鼓之硠硠南斗主爵祿東壁主文章須女主布帛牽牛主關梁羽林之軍所以除暴亂壘壁之陣所以備非常西宮則天潢咸池五車三柱奎為封豕參為白虎胃為天倉婁為衆聚旄頭之北罕制其邊陲天畢之陰蓄洩其雷雨大陵積尸之肅殺參旗九斿之部伍樵蘇之地出入於園苑萬億之資填積於倉庾南宮則黄龍賦象朱鳥成形五帝之坐三光之庭傷成於鉞誅成於鑕福成於井德成於衡執法者廷尉之曹大夫

之象少微者儲君之位處士之星天弘直而狼顧軍市曉而雞鳴三川之郊鶉火通其耀七澤之國翼軫寓其精南河象闕於是乎增峻左轄邊荒於是乎自寧乃有金之散氣水之精液法清渭之横橋像昆明之刻石歲時占其水旱滄溟應其潮汐織女之室漢家之使可尋飲牛之津海畔之人易覿日也者衆陽之長人君之尊天雞曉唱靈烏晝跋扶桑臨於大海若木照於崑崙太平太蒙所以司出入南至北至所以節寒温龍山銜燭

不能議其光景夸父奔策無以方其駿奔月也者羣陰之紀上天之使異姓之王后妃之事方諸對而明水洽重暈匝而邊風駃裁盈蚌蛤則虜騎先侵適闘麒麟則暗虎潛值五星者木為重華火為熒惑鎮居戊己斯為土德太白主西辰星主北俯察人事仰觀天則比參右肩之黄如奎大星之黒五材以之致用七政於焉不忒同舍而有四方分天而利中國赤角犯我城黄角天之爭五星同色天下偃兵趨前舍為盈退後舍為縮盈則

侯王不寧縮則軍旅不復或向而或背或遲而或速金
火犯之而甚憂歲鎮居之而有福觀衆星之部署歷七
曜之驅馳定天下之文所以通其變見天下之賾所以
象其宜然後播之以風雨成之以霜霰或吐霧而蒸雲
或擊雷而奔電一旬而太平感膚寸而天下遍白日為
之晝昬恒星為之不見爾乃重明合璧五緯連珠青氣
夜朗黄雲晝扶握天鏡授河圖若曰賜之以福此明王
聖帝之休符至如恠雲祅氣冬雷夏雪日暈長虹星芒

伏蠶陰有餘而地動陽不足而天裂若曰懼之以災此
昬主亂君之妖孽昔者顓頊之命重黎司天而司地陶
唐之分叔仲宅西而宅東其後宋有子韋鄭有裨竈魏
有石氏齊有甘公唐都之推星王朔之候氣周文之視
日吴範之占風有以見天地之情狀識陰陽之變通靈
心不測神理難詮曰何為兮右轉天何為兮左旋盤古
何神兮立天地巨靈何神兮造山川螟何細兮師曠清
耳而不聞離婁拭目而不見鵬何壯兮摶扶揺而翔九

萬運海水而擊三千黿與蛇兮異其短長之質椿與菌兮殊其小大之年鐘何鳴而應霜氣劒何仗兮上星纏列子何方御風而有待師門何銜驗火而登仙魯陽麾戈兮轉於西日陶侃折翼兮登於上玄女何怨兮為精衛帝何恥兮為杜鵑爭疆理者有零陵之石聞絃歌者有蓋山之泉若怪神之不語夫何述於此篇以天乙之武也焦土而爛石以唐堯之德也襄陵而懷山以顏回之仁也居在於陋巷以孔丘之聖也情希於執鞭馮唐

入於郎署也兩君而未識揚雄在於天禄也三代而不
遷桓譚思周於圖讖忽然不樂張衡術窮於天地退而
歸田我無為而人自化吾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李光
朝新渾儀賦曰國之神器名之渾儀法天之象知天之
為難考古以作則亦維新而成規琢璿為衡範金為蓋
其狀則小其用則大南極北極正其端隅上規下矩正
其内外繚繞黄道環迴紫宫斗居其北日起其東別度
數於分寸之内點星象於毫釐之中處動而能靜妙同

乎造化之意寂無以為有用擬於陰陽之功有象必見惟幽是通乃知近能則遠合下正則上同因之以言賓歷遂乃授乎人時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違之則失信之無欺聖也智也念茲在茲四時以之咸序萬物以之攸理弦望之候不僭寒暑之期可紀測天地之否泰知陰陽之終始述作固稱於帝王司存乃歸於太史猗此成器為國之寶通幽洞微賛我皇道　又曰夫象之大者曰天地理之廣者曰陰陽分八極懸三光不

言而化有形而彰雖羲氏代掌初聞乎欽若而疇人離散覆亂其紀綱魏滅晉紹易齊為梁莫革其弊有失其方將以事極則反否泰何常故渾儀之制而新之我皇則天工協謀凫氏畢至煽洪爐以效役鎔珍金以為器管之應一十二律罔極為期天之列二十八宿各分爾位然仰觀俯察以參以稽森羅乎象緯窮極乎端倪視朔於初時必書於雲物履端於始歲如得乎攝提候月既殊於蓂草測景方異乎土圭侔漢歷之累黍不失同

舜年之風雨不迷且如人之常性也重更改貴因循罔知失善是與謀新更茍有利何憚釐革循茍有失何必相因故天垂象聖人以審度歷乖次聖人以創陳亦將利物安下適時補政齊上方之斗極為來代之龜鏡其意既美於斯為盛恐貽誚於不談故形之乎賦詠

增說後漢張衡渾儀說曰赤道橫帶渾天之腹去極九十一度十分之五黃道斜帶其腹出赤道表裏各二十四度故夏至去極六十七度而强冬至去極百一十五

度亦强也然則黄道斜截赤道者則春分秋分之去極也今此春分去極九十少秋分去極九十一少者就夏歴景去極之法以為率也上頭横行第一行者黄道進退之數也本當以銅儀日月度之則可知也以儀一歲乃竟而中間又有陰雨難卒成也是以作小渾盡赤道黄道乃各調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從冬至所在始起令之相當值也取北極及衡各試椓之為軸取薄竹篾穿其兩端令兩穿中間與渾半等以貫之令察之

與渾相切摩也乃從減半起以為八十二度八分之五晝衡減之半焉又中分其筬捬去其半令其半之際正直與兩端減半相直令筬半之際從冬至起一度一移之視筬之半際夕多黄赤道幾也其所多少則進退之數也從北極數之則元極之度也各分赤道黄道為二十四氣一氣相去十五度十六分之七每一氣者黄道進退一度焉所以然者黄道直時去南北極近其處地小而横行與赤道且等故以筬度之於赤道多也設一

氣令十六日皆常率四日差少半也令一氣十五日不能半耳故使中道三日之中若少半也三氣一節故四十六日而差令三度也至於差三之時而五日同率者一其實節之間不能四十六日也令殘日居其策故五日同率也其率雖同先之皆强後之皆弱不可勝計取至於三而復有進退者黄道稍斜於横行不得度故也春分秋分所以退者黄道始起更斜矣於横行不得度故也亦每一氣一度焉三氣一節亦差三度也至三氣

之後稍遠而直故橫行得度而稍進也立春立秋橫行稍退矣而度猶云進者以其所退減其所進猶有盈餘未盡故也立夏立冬橫行稍進矣而度猶云退者以其所進增其所退猶有不足未畢故也以此論之日行非有進退而以赤道重廣黃道使之然也本二十八宿相去度數以赤道為强耳故於黃道亦進退也冬至在斗二十一度少半最遠時也而此歷斗二十度俱百一十五强矣冬至宜與之同率焉夏至在井二十一度半强

最近時也而此歷井二十三度俱六十七度强矣夏至宜與之同率焉

原表宋顔延之上渾天銅儀表曰大軍在路肆觀奇秘歷代異寶𣳾及王府

增議宋沈括渾儀議曰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之交有見匿求其次舍經劘之會其法一寓於日冬至之日日之端南者也日行周天而復集於表鋭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四分日之幾一而謂之歲周天之體日別之謂之

度度之離其數有二日行則舒月行則疾會而均別之曰赤道之度日行自南而北升降四十有八度而迤別之曰黄道之度度不可見其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畫者凡二十有八而謂之舍舍所以挈度度所以生數也度在天者也謂之璣衡則度在器度在器則日月五星可以摶乎器中而天無所豫也天無所豫則在天者不為難知也自漢以前為歴者必有璣衡以自驗跡其後雖有璣衡而不為歴作為歴者

亦不復以器自考氣朔星緯皆莫能知其必當之數至唐僧一行改步大衍歷法始復用渾儀參貫故其術所得比諸家為多臣嘗歷考古今儀象之法虞書所謂璿璣玉衡唯鄭康成粗記其法至洛下閎製圓儀賈逵又加黄道其詳皆不存於書其後張衡為銅儀於密室中以水轉之蓋所謂渾象非古之璣衡也吳孫氏時王蕃陸績皆嘗為儀及象其説以謂舊以二分為一度而患星辰稠穊張衡改用四分而復推重難運故蕃以三分

為度周丈有九寸五分寸之三而具黄赤道焉續説以天形如鳥卵小橢而黄赤道短長相害不能應法至劉曜時南陽孔定製銅儀有雙規規正距子午以象天有横規判儀之中以象地有持規斜絡天腹以候赤道南北植幹以法二極其中乃為游規窺管劉曜太史令鼂崇斛蘭皆嘗為鐵儀其規有六四常定一象地一象赤道其二象二極乃定所謂雙規者也其制與定法大同焉唯南北柱曲抱雙規下有縱衡水平以銀錯星度小變

舊法而皆不言有黃道疑其失傳也唐李淳風別為圓儀三重其外曰六合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次曰三辰轉於六合之内圓徑八尺有璿璣規月游規所謂璿璣者黃赤道屬焉又次曰四游南北為天樞中為游筩可以升降游轉別為月道旁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攜月游而一行以為難用而其法亦亡其後率府兵曹梁令瓚更以木為游儀因淳風之法而稍附新意詔與一行雜校得失改鑄銅儀古今稱其詳確至道中初鑄

渾天儀於司天監多因斛蘭晷崇之法皇祐中改鑄銅儀於天文院始用令瓚一行之論而去取交有失得臣今輯古今之說以求數象有不合者十有三事其一舊說以謂今中國於地為東南當令西北望極星置天極不當中北又曰天常傾西北故極星不得居中臣謂以中國觀之天常北倚可也謂極星偏西則不然所謂東西南北者何從而得之豈不以日之所出者為東而日之所入者為西乎臣觀古之候天者自安南都護府至

浚儀大岳臺纔六千里而北極之差凡十五度稍北不已庸詎知極星之不直人上也臣嘗讀黄帝素問書立於午而面子立於子而面午至於自卯而望酉自酉而望卯皆曰北面立於卯而負酉立於酉而負卯至於自午而望南自子而望北則皆曰南面臣始不喻其理逮今思之乃常以天中為北也常以天中為北則蓋以極星常居天中也素問尤為善言天者今南北纔五百里則北極輒差一度以上而東南西北數千里間日分之

時候之日未嘗不出於卯半而入於酉半則又知天樞既中則日之所出者定為東日之所入者定為西天樞則常為北無疑矣以衡窺之日分之時以渾儀抵極星以候日之出沒則在卯酉之半少北此殆放乎四海而同者何從而知中國之為東南也彼徒見中國東南皆際海而為是說也臣以為極星之果中果非中皆無足論者彼北極之出地千里之間所差者已如是又安知其茫昧幾千萬里之外耶今直當據建邦之地人目之

所及者裁以為法不足以為法者宜置而勿議可也其二曰紘平設以象地體今渾儀置於崇臺之上下瞰日月之所出則紘不與地際相當者臣詳此說雖粗有理然天地之廣大不為一臺之高下有所推遷蓋渾儀考天地之體有實數有準數所謂實者此數即彼數也此移尺彼亦移尺之謂也所謂準者以此準彼此之一分則準彼之幾千里之謂也今臺之高下乃所謂實數一臺之高不過數丈彼之所差者亦不過此天地之大豈

數丈足累其高下若衡之低昂則所謂準數者也衡移
一分則彼不知其幾千里則衡之低昂當慎而臺之高
下非所當邮也其三月行之道過交則入黄道六度而
稍却復交則出於黄道之南亦如之月行周於黄道如
繩之繞木故月交而行日之陰則日為之虧入蝕法而
不虧者行日之陽也每月退交二百四十九周有奇然
後復會今月道既不能環繞黄道又退交之漸當每日
差池今必候月終而頓移亦終不能符會天度當省去

月環其候月之出入專以歷法步之其四衡上下二端皆徑一度有半用日之徑也衡端不能全容日月之體則無由審日月定次欲日月正滿上衡之端不可動移此其所以用一度有半為法也下端亦一度有半則不然若人目迫下端之東以窺上端之西則差幾三度凡求星之法必令所求之星正當穿之中心今兩端既等則人目遊動無因知其正中今以鉤股法求之下徑三分上徑一度有半則兩竅相覆大小略等人目不摇則

所察自正其五前世皆以極星為天中自祖亘以璣衡窺考天極不動處乃在極星之末猶一度有餘今銅儀天樞内徑一度有半乃謬以衡端之度為率若璣衡端平則極星常遊天樞之外璣衡小偏則極星乍出乍入令瓚舊法天樞乃徑二度有半蓋欲使極星遊於極中也臣考驗極星更三月而後知天中不動處遠極星乃三度有餘則祖亘窺考猶為未審今當為天極徑七度使人目切南極望之極星正循北極裏周常見不隱天

體方正其六合瓚以辰刻十干八卦皆刻於紘然紘正平而黄道斜運當子午之間則日徑度而道促卯酉之際則日迤行而道舒如此辰刻不能無謬新銅儀則移刻於緯四游均平辰刻不失然今瓚天中單環直中國人頂之上而新銅儀緯斜絡南北極之中與赤道相直舊法設之無用新儀移之為是然當側規如車輪之牙而不當衡規如鼓陶其旁迫狹難賦辰刻而又蔽映星度其七司天銅儀黄赤道與紘合鑄不可轉移雖與天

運不符至於窺測之時先以距度星考定三辰所舍復運遊儀抵本宿度乃求出入黄道及去極度所得無以異於令瓚之術其法本於鼂崇斛蘭之舊制雖不甚精縟而頗爲簡易李淳風嘗謂斛蘭所作鐵儀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月行差或至十七度少不減十度此正謂直以赤道候月行其差如此今黄赤道度再運遊儀抵所舍宿度求之而月行則以月歷每日去極度筭率之則不可謂之膠也新法定宿而變黄道此定黄道而

變宿但可賦三百六十五度而不能具餘分此其為略也其八令瓚舊法黃道設於月道之上赤道又次月道而璣最處其下每月移交則黃赤道輒變今當省去月道徙璣於赤道之上而黃道居赤道之下則二道與衡端相迫而星度易審其九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所以施銀丁者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之人以璿為之璿者珠之屬也今司天監三辰儀設齒於環背不與橫簫會當移列兩旁以便參察

其十舊法重璣皆廣四寸厚四分其他規軸重樸拙不可旋運令小損其制使之輕利其十一古之人知黃道歲易而不知赤道之因變也黃道之度與赤道之度相偶者也黃道徙而東則赤道不得獨膠今當變赤道與黃道同法其十二舊法黃赤道平設正當天度掩蔽人目不可占察其後乃別加鑽孔尤為拙謬今當側置少偏使天度出北際之外自不淩蔽其十三舊法地紘正絡天經之半凡候三辰出入則地際正為地紘所伏今

當從紘稍下使地際與紘之上際相直候三辰伏見專以紘際為法自當默與天合

增論宋何承天論王蕃渾天體曰詳尋前説因觀渾儀研求其意有以悟天形正員而水周其下言四方者東暘谷日之所出西至濛汜日之所入莊子又云北溟之魚化而為鳥將徙於南溟斯亦古之遺記四方皆水證也四方皆水為之四海凡五行相生於金是故百川發源皆自山出由高趨下歸於注海日為陽精光耀炎熾

一夜入水所經燋竭百川歸注足於補復故旱不為減浸不為益徑天之數蓋詭近之　又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三百四分之七十五天常西轉一日一夜過周一度南北二極相去一百一十六度三百四分度之六十五彊即天經也黃道袤帶赤道春分交於奎七度秋分交於軫十五度冬至斗十四度半彊夏至井十六度半從北極扶天而南五十五度彊則居天四維之中最高處也即天頂也其下則地中也　宋闕名氏渾天辨疑

論曰前代之論天體者曰如彈丸曰如雞子曰如倚蓋
曰如蟻磨要之皆不外夫渾天之制夫渾天者狀如彈
丸是也所謂如雞子者謂天包地外如雞子之白地居
天內如雞子之黃此蓋論天包乎地內外周密之意耳
言不盡意故以雞子為喻特取其內外之相包未嘗言
天之體形如雞子之長也如倚蓋者謂天之中央在人
之北形如倚蓋然此乃論北極所在為天之中云耳言
不盡意故以倚蓋為喻特取夫列宿之拱極如蓋之張

列於旁而湊其中耳未嘗言天如倚蓋之形北狹而南廣有北而無南也如蟻磨者謂天道西行而最速七政東行而最遲天運如磨七政如蟻七政東行以其行遲故天帶之而西没此論七政與天相運之意耳言不盡意故喻以蟻還磨焉蓋取其運行遲速之相若固未嘗言天體如磨之平旋自東而南自西而北也渾天之制狀如彈丸以言其内外之包則兼取乎雞子以言其天中所在則兼取乎倚蓋以言其七政與天相運而有遲

速則又兼取乎蟻磨如此而論可謂之詳且備矣

刻漏一

原說文曰漏以銅盛水刻節晝夜百刻　增玉海曰黄帝創觀漏水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其後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則其職也　又曰堯分命羲仲令居治東方於日晝夜中分刻漏正等天星朱鳥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之時候調正仲春之氣　原周官曰挈壺氏掌壺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

之而沃之鄭玄注曰冬水凍故以火炊水沸以沃之謂沃漏也　又曰凡軍事懸壺以序聚㰌懸壺以為漏也以次序更聚擊㰌備守以警夜　增詩序曰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漢書律歷志曰公孫卿奏議造漢歷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　漢禮儀志曰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　後漢律歷志曰和帝永平十四年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至差二刻半不如夏歷密乃詔用夏歷漏

刻隨日南北為長短　原邯鄲五經析疑曰漢制又以先冬至三日晝冬至後三日晝漏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先夏至三日晝夏至後三日晝漏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　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宮門之外衛士擊刁斗以傳五夜皇城之内衛士周廬擊木柝護呼備水火按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　宋元嘉起居注曰以日出入定晝夜冬至晝四十刻夏至夜亦宜四十刻夏至晝六十刻冬至夜亦宜六十刻春秋分晝夜各五

十刻今減夜限日出前日入後昬明際各二刻半以益晝夏至晝六十五刻冬至晝四十五刻二分晝五十五刻而已　增宋志曰元嘉二十五年何承天奏今既改用元嘉歷漏刻與先不同宜應改革按景初歷春分日長秋分日短相承所用漏刻冬至後晝漏率長於冬至前且長短增減進退無漸非惟先法不精亦各傳寫謬誤今二至二分各據其正則至之前後無復差異更增損舊刻參以晷影删定為經改用二十五箭請臺勒漏

郎將考驗施用從之　原梁漏刻經曰漏刻之作蓋肇於軒轅之日宣乎夏商之代又云至冬至晝漏四十五刻冬至之後日長九日加一刻以至夏至晝漏六十五刻夏至之後日短九日減一刻或秦之遺法漢代施用

增通典曰梁天監六年以舊漏乖舛勅員外郎祖常制之漏刻成太子中舍人陸倕為文焉　隋天文志曰刻漏者測天地正儀象之本也陳文帝天嘉中亦命舍人朱史造漏依古百刻為法周齊因循魏漏晉宋梁大

同竝以百刻分於晝夜隋初用周朝尹公正馬顯祖晅
所造漏經至開皇十四年鄜州司馬袁充上晷影漏刻
以景平儀均布十二辰立表隨日影所指辰刻以驗漏
水之節十二辰刻互有多少時正前後刻亦不同其二
至二分用箭辰刻之法令列之袁充素不曉渾天黃道
去極之數其於施用未為精密十七年張胄元用後魏
渾天鐵儀測知春秋二分日出卯酉之北不正當中何
承天所測頗同仁壽四年劉焯上皇極歷胄元及焯漏

刻竝不施行然其法制著在歷術最為詳密大業初耿詢作古欹器以漏水注之獻於煬帝善之　唐車服志曰太極殿前刻漏所亦以左契給之右以授承天門監門晝夜勘合然後鳴鼓　唐歷制曰大衍歷五曰步軌漏術陟降率漏刻冬至降七十八二十七刻二百三十分至大雪陟七十八二十七刻百三十五分陟降不等皆以三日為限各置初日陟降率依限次損益之二至各於其地下水漏以定當處晝夜刻數乃相減為冬夏

至差刻半之以加減二至晝夜刻數為定春秋分初日晝夜刻數乃置每氣消息定數　宋會要曰漏刻之法有水秤以木為衡衡上刻疏之曰天河其廣長容水箭箭有四以木為之長三尺有五寸著時刻更點納於天河中晝夜更用之　又曰天聖八年燕肅上蓮花漏法其制琢石為四分之壺刻木為四分之箭以測十二辰二十四氣四隅十干洎百刻分布晝夜成四十八箭其箭一氣一易二十四氣各有晝夜故四十八箭又為水

匱置銅渴烏引水下注銅荷中插石壺旁銅荷承水自
荷茄中溜瀉入壺壺上當中為金蓮華覆之華心有竅
容箭下插箭首與蓮心平渴烏漏下水入壺一分浮箭
上湧一分至於登刻盈時皆如之　續文獻通考曰元
燈漏之制高丈有七尺架以金為之其曲梁之上中設
雲珠左日右月雲珠之下復懸一珠梁之兩端飾以龍
首張吻轉目可以審平水之緩急中梁之上有戲珠龍
二隨珠俛仰又可以察準水之均調凡此皆非徒設也

燈毬雜以金寶為之內分四層上環布四神旋當日月參辰之所在左轉日一週次為龍虎鳥龜之象各居其方依刻跳躍鐃鳴以應於內又次週分百刻上列十二神各執時牌至其時四門通報又一人當門內常以手指其刻數下四隅鐘鼓鉦鐃各一人一刻鳴鐘二刻鼓三鉦四鐃初正皆如是其機發隱於櫃中以水激之

刻漏二

增東方朔別傳曰武帝常飲酎以八月九月中禾稼盛

熟夜微行漏下水十刻乃出　原後漢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以銅為器再疊差置實以清水下各開孔以玉虬吐漏水入兩壺右為夜左為晝　殷夔漏刻法曰為器三重圓皆徑尺差立於方輿踟蹰之上漏水皆於器下為金龍口吐水轉注入踟蹰經緯之中流於衡渠之下蓋上鑄金人為司辰具衣冠以兩手執箭　東觀漢記曰樊楚每當直事常晨駐車待漏　吳錄曰吳範善占候知風氣闞羽將降孫權問範範曰期明日中權

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未正中頃之有風動帷範曰羽至矣外稱萬歲傳言得羽矣　增蕭子雲東宮雜記曰梁天監六年上造新漏以臺舊漏給官漏銘云咸和七年會稽山陰令魏丕造即會稽内史王舒所獻漏也　齊書曰武帝時内宫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鐘於景陽樓上應五鼓及三鼓宫人聞鐘聲早起粧飾　後魏書曰自魏初大將行兵長孫嵩拒宋武奚斤征河南俱給刻漏　隋書曰隋文帝每雞人

伺漏傳籤於殿中者令投籤於階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　又曰隋煬帝造馬上刻漏以從行辨時刻揆日晷　又曰耿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煬帝即位進古欹器帝善之　又曰宇文愷作候影分箭上水方器置於東都乾陽殿前鼓下司晨　唐書曰拂菻國樓中懸一大金秤以金丸十二枚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又為一金人立於側每至一時其金丸輒落鏗然發聲引唱以紀時日毫釐無失　又曰德宗延

英殿召對雖大臣率漏下二三刻止韋渠牟每奏事輒五六刻乃罷　又曰憲宗延英議論漏下率五六刻方退　唐國史補曰越僧僧徹得蓮花漏於廬山傳江西觀察使韋丹初惠遠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銅葉製器狀如蓮花置水盆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沉每晝夜十二沉為行道之節　高僧傳曰釋慧要尤長巧思山中無刻漏乃於泉水中立十二葉芙蓉因流波轉以定十二時晷景無差　元文類曰郭守敬於世祖朝進七寶燈

漏大明殿每朝會張設之其中鐘鼓皆應時自鳴

刻漏三

原權器　衡渠 李蘭漏刻法曰以器貯水以銅為渴烏狀如鈎曲以引器中水於銀龍口中吐入權器漏水一升秤重一斤時經一刻 下詳刻漏二　流珠　把箭 李蘭刻漏法曰以玉壺玉管流珠馬上奔馳行漏流珠水銀別名 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晩

司晨　典刻 殷夔漏刻法曰自午至子亦五十刻壺口上有蓋其中水浮載箭出於蓋蓋上鑄金人為司辰 桓譚新論曰余為郎典刻漏燥濕寒溫旋轉異度有昏明晝夜參以晷景

銅史　金徒 晉起居注曰孝武太元十二年有司奏儲宮初建未有漏刻宜參詳永安宮銅漏刻置漏

刻史　張衡漏水制曰鑄金仙人居左壺為金胥徒居右壺

三鼓　一鍾 衛宏漢舊儀曰立夏立秋晝六十二刻夏至晝六十五刻夜漏不盡五刻擊五鼓夜漏不盡三刻擊三鼓　酈道元水經注曰洛陽金墉城東門曰含春門北有退門城上四面列觀五十步睥睨居室置一鐘以和漏鼓也

增　傳點　報程 唐李義山詩曰玉壺傳點咽銅龍　唐詩郵籤報水程郵籤即漏籤也舟中所用以分時者

滴花　催曉 唐溫庭筠詩曰丁丁暖漏滴花叢　唐杜甫詩曰五夜漏聲催曉箭

四分箭　五斗瓶 上詳刻漏二　宋蘇東坡徐州蓮花漏記曰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混淪旁薄于八十三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三尺之箭五斗之瓶

女史星　挈壺氏 天文要集曰女史一星在柱下西北女史轉漏動靜　下詳刻漏一

仙叟秉矢　玉女

捧籌漢王褒洛都賦曰挈壺司刻漏樽瀉流仙叟秉矢隨水沉浮指日命分應則唱籌 續資治通鑑曰元至正中順帝自制宫漏髙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為匱藏壺其中運水上下匱上設三聖殿匱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二金甲神一懸鐘一懸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匱之東西有日月宫飛仙六人立宫前遇子午時自能耦進度仙橋達三聖殿復退立如前其精巧絶出人意皆前所未有

金狄守更 瓊籤報曙唐李商隠詩曰玉童收夜鑰金狄守更籌 唐温庭筠詩曰唯恐瓊籤報天曙

廬山蓮花 泉水芙蓉俱詳刻漏二

刻漏四

增玉虬

金龍俱詳刻漏二

銅鉢文獻通考曰隋大業行漏車制同鐘鼓樓而大設刻漏如桶衡首垂銅鉢末有鉢象漆櫃貯水渴烏注水入鉢中

牙牌東京夢華錄曰大慶殿庭設兩樓上有太史局保章正測驗刻漏逐時刻執牙牌奏

唱漏唐六典曰隋置漏刻生掌習漏刻之節以時唱漏唐因之

稱漏小學紺珠曰古今刻漏之法有二曰浮漏曰稱漏

螭漏文獻通考曰宋司天臺主螭漏

蓮漏詳刻漏二

輥彈小學紺珠曰薛季宣云今之為晷漏者其法有四銅壺香篆圭表輥彈

浮箭又曰四刻漏曰浮箭秤沈箭不息元祐初蘇頌製

分晝夜

測天地俱詳刻漏一

金丸候日詳刻漏二

渴烏引水詳刻漏一

原

董賢傳漏漢書曰董賢隨太子官為郎傳漏殿下為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悅

其儀貌拜為黃門郎

孫權立表詳刻漏二

增張蒼循古隋志曰漢張蒼因循古制猶多疎闊

霍融用夏詳刻漏一

原孔壺為漏浮箭為刻後漢書律歷志曰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

增燒燭知夜刻燭斂更歲時廣記云云

原夜漏鼓鳴晝漏鐘鳴漢雜事曰鼓以動衆夜漏鼓鳴則起晝漏壺乾鐘鳴則息

增每刻擊鼓每辰撞鐘唐開元中詔僧一行與梁丘瓚立二木人於地上前置鐘樓每刻自然擊鼓每辰自然撞鐘又會要曰張思訓所作木儀起為樓臺之狀以木人摇鈴撞鐘擊鼓十二辰自執時牌循環而出

原冬晝四十一刻春夜五十四刻漢書舊儀曰冬至晝四十一刻後九日加一刻至立春晝四十六刻夜五十四刻

增元

嘉二十五箭蓮花四十八箭詳刻漏一原金壺 銀箭唐李白詩曰銀箭金壺漏水多銅渾設象 玉漏授時 增難經百刻小學紺珠曰難經百刻圖昏禮三商又曰尚書緯謂刻為商又汪士昏禮目錄云日入三商為昏原分以陰陽明晦之時不忒 賾其晝夜短長之數無逃 陰陽雖微天地之情可見 風雨如晦日夜之度不迷 苟昏曉過度致盈縮之差 則寢興失時有顛倒之刺

刻漏五

增詩元張翥寒漏明詩曰寒漏明時一聆夜長不能寐月色明階庭西風落葉爭秋聲雞啼未啼霜滿城城中有思婦正促征衣成東家西家砧杵急使我起坐時時驚歸心如廢弓屢折不可檠寒漏明時一聆

原賦晉陸機漏刻賦曰偉聖人之制器妙萬物而為基形罔隆而弗包理何遠而不之寸管俯而陰陽効其誠尺表仰而日月與之期玄烏懸而八風以情應玉衡立而天地不能欺既窮神以盡化又設漏以考時爾乃挈

金壺以南羅藏幽水而北戢擬洪殺於編鐘順卑高而為級激懸泉以遠射跨飛途而遥集伏陰蟲以承波吞恒流其如挹是故來象神造去猶鬼幻因勢相引乘靈自薦口納胸吐水無滯咽形微獨繭之緒逝若垂天之電籠八極於千分度晝夜乎一箭抱百刻以駿浮仰胡人而利見夫其立體也簡而効績也誠其假物也麤而致用也精積水不過一鍾導流不過一筳而周天者因其敏分地者賴其平徵聽者假其察貞觀者借其明考

計歷之潛慮測日月之幽情信探賾之妙術雖無神其若靈　宋鮑昭觀刻漏賦曰佩流歎於馳年纓華思於奔月結蘭茗以望楚弄參差以歌越撫凝肌於廷帶鑑彫容於髡髮景有隆而易昏憂無方而難歇歷玉陛而升隩訪金壺之盈闕觀騰波之吞瀉視驚箭之登没箭既没而復登波長瀉而弗歸注沈穴而海漏射懸途而電飛墐户牖而知天掩雲霧而測暉創百齡於纖隱積千里於空微彼崢崢而行溢此冉冉而逾衰撫寸心而

未改指分光而永違貫古今而并念信寡易而多難時不留乎激矢生乃急於走丸神怵迥而多慮心鞮鞻而尠歡望天涯而佇念擢雄劒而長歎嗟生民之永迷躬與後而皆恤死零落而無二生差池而非一　增唐賓暈漏賦曰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備以人事法乎天時定損益之道察盈虛之期嗟歲運兮倏忽眷年容之逶遲景苒苒而難駐晷銖銖而在兹蓋以重金壺之器建銅史之司致用久而不易循環因而可推爾其漏之所

作漏之所託至精至微惟寂惟寞水滴瀝而潛響箭差池而靡錯俯通軒禁上應寥廓旦千門兮連萬户左彤階兮右丹閣亂微唱於晨雞雞幽聲於夜鶴清清泠泠日殷鳥星送春漏於重局赫赫曈曈時方祝融傳夏漏於深宮的的綿綿明河爛然耿耿秋漏於涼天陰陰暗暗濃氛鬱沉轉冬漏於寒林觀夫修短之意見乎造化之心信晷刻之道廣知挈壺之用深故能度量萬物均分四序既不忒於盈縮亦無差於寒暑順之則千載可通

逆之則寸陰是阻應乎日月合乎律呂蓋漏亡則時昧漏存則政舉實邦國之是務諒樞衡之所與悲夫天轉氣流人生悠悠景有虧而有滿時或沉而或浮恥功名之未立懼容華之先秋所以懷寶獻玉彈冠振褎歌聖明而不已亦休暇於林丘　符子瑋漏賦曰昔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迎日推策舉分定至將以綱紀歷象察明躔次筭氣候為晝夜之刻立渾儀驗晦明之異故歲時環迴而有準國家憲章以成事唐虞承用以大興

夏商恭行而無墜其後疇人失業挈壺不舉詩刺東方之未明史書南風之乖序測辰屢錯於杓建揆景頗謬於寒暑千官鮮視以權衡萬姓孰寧其安處何不謂漏之既定而人自正漏之既衰而人自疑故有國者不可以不明其事今上都咸陽理天下道歸簡易政被風雅人皆得真事則無假至於掌漏尤足稱也其本則披甲子而求範得黄鍾而下生如因三以窮數隅八以循行課六歷之疎密齊七曜之經營俾攝提之有紀實孟陬

之用成其器則方圓列陛高畢中度制陰蟲以吐輸設靈蚪以水注銅史應其方金箭刻其數則於道如符契之合精於微無黍累之誤每至雞人起唱鼉鼓相催九重初曉千門以開國史奏事於平樂羣官謁帝於金臺不失其度及時而廻自邇及遠識往知來漏之為義實大矣哉　又賦曰仰察天文俯觀地理參律呂而權度審衡平而潛擬則閏餘之數乖歴攝提之運無紀空跡馬遷之後竟絶邵平之美時運紛其昌門革禮術於焉中

圯樵夫恥王道之不談天子愍挈壺之闕史乃分建斯官疇咨此職將啟閉合叙以繩平俾夙夜在公而端直於是金徒抱箭銅史司刻遵靈蚪吐納之規揆抽繭高卑之力信是模範可為法則體象陰陽代為作式故雞人合唱洪殺無差鶴蓋成陰源流不息夫其開闔之勢財成之規準度毫釐之末錙銖圭撮之儀則離婁失其精思班匠亡其所為將運功於不測當稱物以平施乃若鑑持日夜書備明晦爰受授而是司考事事而必載

雲物順而端序寒暑成而不昧雖末代於天工亦無預於權槩能收視返聽周流六虛策勤補拙寅亮三餘校挈刀之有則均聚水之不疎察銅衡兮氣混混純積水兮來徐徐臨泉非誡危之懼巢幕寧誠安之居是使名勲合道彰國器於周書則知漏之為器其大矣哉聖人資之以端拱日月順之以行藏賢者不能減其分度智者不能損其纖芒存之則雙美廢之則兩傷是用齊天長兮地久均國祚兮無疆　顏舒刻漏賦曰原夫陰陽

遞運日月分馳星紀之輪環或爽律呂之躔密難知迨
皇王之有作命壺氏以緝規爰置水於刻漏載以火而
守之則晦明之期可準興寢之候無差爾其高卑列級
洪殺順理靈蚪屹以俯開陰蟲矯而仰止上流注而不
竭下吞挹而無已既泓澄而泉澹亦驚激而波起則良
工之妙著焉睿哲之心見矣是用斟乾晷測時變視盈
闕於金壺觀騰波於銀箭惟箭馳而壺減固流續而波
薦筒列之數與運而無乖輝景之移閉户而可見懿其

節正斯代事沿往牒信古往而今來必用之而道叶罷
衣裳之顛倒配皇極而調燮不假軒閣之鳳凰何用堯
階之蓂莢别有希榮片玉庇影環林驅疾風之早厲知
寒漏之已侵恐年華之不與更悄悄而傷心
原銘後漢李尤漏刻銘曰昔在先聖配天垂則仰釐七
曜俯順坤德乃建日官俾立漏刻昬明既序景曜不忒
唐命羲和敬授人時懸象著明帝以崇熙季末不虔德
衰於兹挈壺失節刺流在詩聖哲稽古帝則是欽尺璧

非寶重此寸陰昧旦丕顯敬聽漏音思我王度如玉如金　崔駰刻漏銘曰天德順動人以立信乃作斯策以咸渥潤封傳今覽爰暨四極　晉孫綽漏刻銘曰二儀貞運聖鑒通玄數以器徵理以象宣乃制妙漏挈壺是銓近取諸物遠贊自然累箇三階積水成淵淵滿則盈乘虛赴下靈虬吐注陰蟲承瀉昏明無隱其晷度陰陽是效其屈伸不下堂而天地理得設一器而萬事同倫箇竹策也　南齊陸倕新漏刻銘曰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

未分治歴明時盈縮之度無進挈壺命氏遠哉羲用揆景測辰儆宫戒井守以水火分兹日夜且今之官漏出自會稽漏水違方導流乖則六日無辨五夜不分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測於地四參以天一建武遺蠹咸和餘外金箭方圓之制飛流吐納之規變律改經一皆懲革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不謬圭撮無乖黍累又可校運筭之睽合分天地之邪正察四氣之盈虚課六律之踈密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得而稱也乃

詔小臣為其銘曰一寒一暑有明有晦神道無跡天工
空代乃置挈壺是惟熙載氣均衡石晷正權槩世道交
喪禮術消亡遽遷水火爭倒衣裳擊刀舛次聚水乖方
爰究爰度時惟我皇方壺外次員流内襲洪殺殊等高
卑異級靈虬承注陰蟲吐噏倏忽往來鬼神出入微若
抽繭逝若激電耳不輟音眼無流眄銅史司刻金徒抱
箭履薄非兢臨淵罔戰授受靡諐登降弗爽惟精惟一
可法可象月不逾來日無藏往分似符契至猶影響合

昏暮卷蓂英晨生尚辨天意猶測地情況我神造通幽洞靈配等皇極為世作程　梁元帝漏刻銘曰玉衡稱物金壺博施司南司火未符茲義帝曰欽哉納隍斯譬實惟簡在窮神體智宮槐晚合月桂宵暉清臺莫爽嶰谷胥依七分六日五祀三微事齊幽贊乃會通幾碧海有乾絳川猶竭飛流五色涓涓靡絶龍首旁注仙衣俯裂箭不停晷聲無暫輟用天之貞分地之平如弦斯直如渭斯清　周王褒漏刻銘曰竊以混元開闢天迴地

旋歷象運行暑來寒往二分同道烏靈正其昏夕雨至相遇表圭測其長短雖則晦朔先後失於公羊之説次舍盈縮惑於丘明之傳至乎出卯入酉黃道青緣季孟相推啟閉從序挈壺掌分數之令太史陳立成之法軍將以之懸井壺郎以之趨奏百王垂訓千祀餘烈者焉銘曰元儀西運逝水東流甘川浴日深壑藏舟測茲秘象是曰神謀出震治歷下武惟周忽微以測積空成數圭表弗差光陰斯赴箭水無絶靈虬長注徑寸日輪四

分天度器遵昔典景移新刻荆山既鐫昆吾且勒以福肴壽百王垂則　增宋夏竦潁州蓮華漏銘曰極星建中黄道營外度有邇遐時有明晦聖人觀象女史詒則孔壺為漏浮箭為刻資始巧歷稽合小餘重黎是司羲和是圖秦氏遺法漢京垂制歷世彌文舊規加麗玉虬吐水分灌兩壺金龍轉注下激衡渠天道可觀神化無跡日運波澄氣分箭易猗嗟燕君文學餘力博貫舊章肇新景式象魏既登潼川既營建於青閨作於潁丞五

夜持宵三商定夕杪忽無差升降靡息意侔造化數窮天地茫茫有生孰參其智於鑠聖宋世祚無疆刊此樂石永憲萬方　王安石明州新修刻漏銘曰戊子王公始治于明丁亥孟冬刻漏具成追謂屬人嗟汝予銘自古在昔挈壺有職匪器則弊人亡政息其政謂何弗棘弗遲君子小人興息維時東方未明自公召之彼寧不勤得罪於時厥荒懈廢乃政之疵嗚呼有州謹哉維茲維茲其中俾我後思　元姚燧漏刻鐘銘曰靈臺設簴

巍以尊元閒大呂非其㒵摯曠善鼓手自煩宮商良詣等釜盈請無以聲以功論一日之中兩晣昬一鳴一刻有度存九圍一圍折柳樊黔首時作時饔飧日月如是相告敦三辰聽命循軌垣四序不忒迭寒暄萬物生翕盈乾坤何獨治歷埋此源凝熙帝績高羲軒積世而運會而元吉金之舌慎莫捫轂響誰其代天言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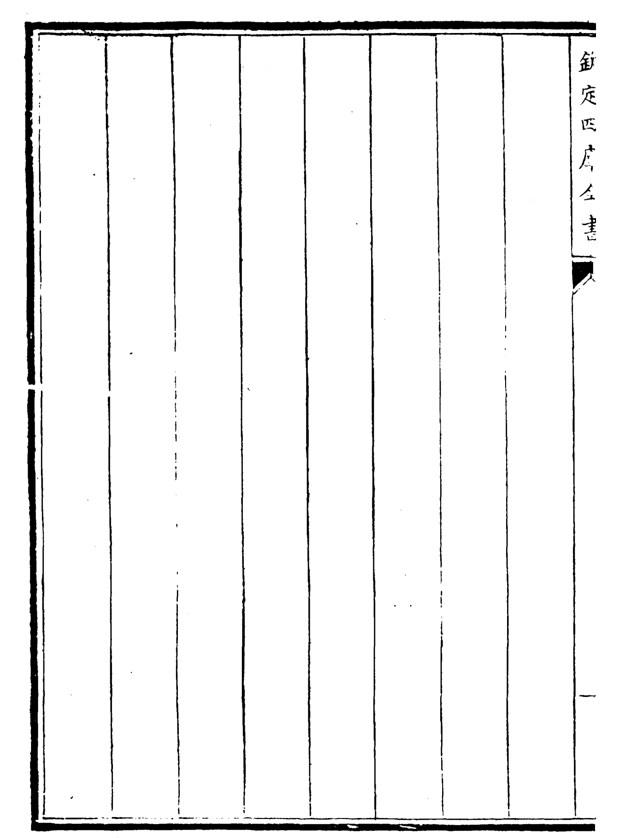
謹案第一頁後三行决八風風從南來刋本八訛

文又從下衍東字據漢書改删

第二十二頁後二行桓譚思周於圖讖刋本讖訛

諜又張衡衎窮於天地刋本窮訛達並據賦彙

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舉人臣董凝極